近思錄集解 五之九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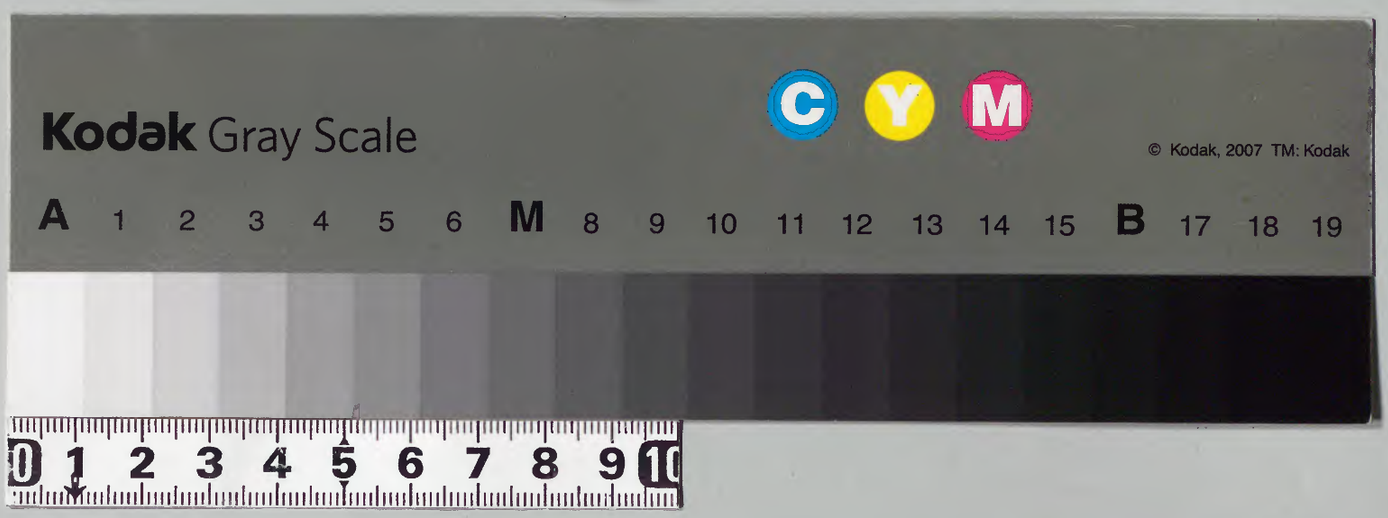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九三九五
號 七一
函 一
架 四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九三九五
號 四
冊 二八
函 一
架 9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95
冊數 4 (3)
函號 298 162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克己 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重乾相繼故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

浅草文庫

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欲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古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工夫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

之之心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感應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猶箝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日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稟五常之性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躁輕肆也妄虛謬也言語之發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謬則內專一矣樞扉臼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忤物躁之致也悖乖理也悖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者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爲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爲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

謂脩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伊川易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陽往爲剝陽來爲復復卦乃善之返初爻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祗悔之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故未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改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伊川易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爲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

嚴厲吉且无咎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剛進之極有乖中和終爲疵吝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

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卦彖傳天下之事其用之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理其害有不勝言者其末流則末勝本華勝實人欲勝天矣故損之爲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損人欲以復天理耳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九五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能無欲其於中正之道未得爲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繫累乃能盡可无咎然心有所比不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彖傳兌上坎下爲節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儒節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爲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爲吝嗇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爲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荅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克伐害伐驕矜怨忿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心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已爲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明道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立志爲本而後氣質

可變化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吝則爲私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不成須是得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

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邵康節

生名雍字堯夫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豫防其所未至如此則德日進而理日明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已之功類當如此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已是捨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

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

九德最好皐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專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温則直不至於訐簡大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者或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者或狥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強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萬有不齊其生人也有氣稟之拘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於正則偏者可全矣是知學問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己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己之欲惟能克己然後合天理之公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為悔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愧悔應酬之間反為繫累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所向既差即是欲也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既乎是足為百世師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麤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緊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能然以身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各因乎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易勉強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遷也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已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者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

難怒氣易發而難制世固有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
冀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
者已不易得況乎物各付物而喜
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
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
作好 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
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
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
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外書下同○朱
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錄於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
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怍自然快樂少有間

斷則自覺欲然矣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聖人所謂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爲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之道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按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愚謂充謝子爲已之學則一切外物

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叔話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斂謝

說見孟子○朱子曰動心忍性謂悚動其心堅忍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人不善惟當自省亦無非反已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正蒙下同

○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味之嗜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屬足也

屬厭猶飫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化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不以口腹累心耳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

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

而無樂善之誠
故曰未必盡仁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務盡己不必咎人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未除志不勝氣則心慮紛雜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朋友之來橫渠論語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義琴瑟有調適性情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者爲學之大患然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慾仁者天理之公利欲皆人心之私故背馳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音頑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麤暴也其爲人麤暴必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於道子張氣貌高亢而無收

敬誠實之意故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 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於目故目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怠慢矣

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尚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爲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闕里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爲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爲先則謙虛恭謹有以爲進學之地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詩大雅抑篇溫和恭敬爲德之本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

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
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後世）
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爲禁止病根既立隨
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
克治則舊習日消
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集解卷之五

近思錄集解卷之六　新安　朱熹　原編

家道　凡十二條　建安　葉采　集解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
家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
而學非爲己之學也（經解說見論語○爲弟爲子者其職
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
文則是徒欲人之觀美非爲己之學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易傳下同○師卦六二傳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當爲無過外也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卦九二傳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爲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遠曉尤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闕矣但爲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以剛直之資遽爲矯拂則傷恩而有害天倫之重耳敗事而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若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爲無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九爻陽而三位剛位也事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又不中剛過乎中者又居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蓋善者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彖傳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之道得矣然必以正倫理爲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可篤者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家人卦六二傳相親附猶骨之於肉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上九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法者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己爲本使在我脩身謹嚴而無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懼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於正凡御下之道皆然齊家本於脩身則尤爲切近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媵卑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正靜乃相處可久之道媵卑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伊川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自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擴

而充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即其末而本已存即其粗而精實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今之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擴充之以抵作聖之極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伊川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爲私愛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即是私矣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視兄弟之子不如已子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

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以兄弟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聖人所爲至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再嫁爲失節）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

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已字恭叔臨喪飲酒非禮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我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蓋如此）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任子謂保任使之入仕諸父謂從父也）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嬰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

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男僕曰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慈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三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絕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即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調羹也禮不絮羹爲其詳於味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

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以順爲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爲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記說○所謂養志孝也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報以爲施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發其友兄而廢其恭也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着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通行也不然猶正牆面隔礙而不可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撥更謹則加

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
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
可學耳語錄○提掇謂提起警策之地

近思錄集解卷之七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出處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脩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

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易傳下同○蒙卦象傳賢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為哉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蓋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伊川易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羣然相比而不得所主苟為為比而非可久邪媚求比而不由正皆不能无咎者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伊川易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小人志在富貴故得志則驕溢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賢者素其位而行窮而在下初無貧賤之憂達而在上將遂行道之志以是而進何咎之有若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

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否卦六二傳身之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大人者身有否而道無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貞道而行無所撓屈道則亨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爲正應然下比初九苟隨私昵必失正應）

君子所貴世俗所賤君子所賤故曰貴其趾舍車而徒（君子所貴者行義也世俗所貴者勢位也以失勢位爲羞卑了以得行義爲榮耳）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伊川易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

退合道者也四者雖處心有大小處義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艮下乾上爲遯二陰初長固所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一於遯雖未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強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難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離下坤上明夷離明坤地也明入地中傷明也初九傷猶未顯而爻之象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爲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去而不得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

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在下則勢疎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寬以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之急則必汲汲以失其貞正之守求信愈急人愈不信則必悻悻以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未敢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敢必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无咎矣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卦之初爲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故寬裕以待其自信可也苟有官守不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守急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處之哉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知幾則可久可速不失其時矣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暌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暌卦六三傳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必以正道而後合者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撓懼而能遂其爲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裁制而不可違彼已定之禍福雖憂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隕穫猶顛隮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卦九四傳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井則已渫治而可食矣然而無得於五故不見食爻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爲故憂惻異乎聖賢視用舍爲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六二居中得正下卦爲離故曰文明二與五應故曰應上爻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

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已故辭曰征吉无咎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抱負才業急於有爲每不暇謹持所向則反爲才業累矣如荀彧之類是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卦六二傳在上位者當以正君定國爲己任故有拯而

無隨在下位者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故請討陳恒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已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蹝分非據乎艮卦象傳位者也處之不蹝其分是不出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苟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為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況蹝越常分據非所據者又出位之尤者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之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

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人之止易於暫而難於久易於始而難於終艮之上九止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伊川易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矣處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卦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繫處度所信得其正矣苟志有所繫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所度者牽於私意安能得其正哉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天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孟子所謂求之有道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有命謂不可以倖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者謂得非可以求而遂也此言要亦爲中人以下者設爾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求之必以道不枉道以求之也得之必以義不非義而受之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哉○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之間要決於義也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應事之時欲以命決之其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已無闕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尠甚少也得失有命妄起計度之私是利心也故不可入堯舜之道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畱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畱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謂不能安受乎天命而有心於貧富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愚記錄漏字愚謂本以人心見處而言唯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為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有未實耳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之童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為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然後所見為實見充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

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此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則不待勉強學者實見有所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有所為而為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是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況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伊川曰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為利也）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滅絕人倫推其本心惟欲利已而已是賊義之大者）

問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之心便至如此（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不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三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未幾除侍講本注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

又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封親與封妻事體不同顯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特召與當人異故難為言也或云

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朱子曰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從科舉法都變了乃爲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 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

何以爲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奪志則根本廢矣故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文集○聲病詩律有四聲八病今進士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投牒覓舉之類循理謂服勤事任似述世風者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人之歡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已自重而彼自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着便

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有求之之心愚謂眞知義理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況夫懷齷齪之見畏人非笑而恥居貧賤豈有大丈夫之氣哉

近思錄集解卷之七

近思錄集解卷之八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治體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求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是也本必端端本誠

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以上總論治天下者其本在身其則在家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朱子曰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積嫌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以上論善則在和親之道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茂篤實盛發之意對猶配也謂配天時以育物○朱子曰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以上論端本在誠心之道

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王霸之事有天理人欲之分綱常純駁之辨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王道本乎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乎反側不安之意易正直而無回邪委曲之行崎嶇艱險徑委曲小路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王者修己愛民正以誠心而行乎天理霸者假尊王攘夷救災討叛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霄壤之不侔然其初但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僞而已○朱子曰宣帝雜王霸原不識王霸只是以寬慈喚做王嚴酷喚做霸自古論王霸至明道先生此劄無餘蘊矣）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也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伊川易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己之心以及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羣心自然豫附人君顯比天下之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以市私恩違正道以干虛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煦煦日出微溫之貌禮天子不合圍蓋蒐田之時圍於三面前開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猶王者顯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求人之比也皞皞廣大自得之意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至公卿日志於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伊川易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泛溢而無節未可以亟正驟起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於施爲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疎不迫不疎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者見其百度慢弛不能含忍而遽懷忿疾之心則不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

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容峻迫然人情玩肆因循苟且漸已凌夷苟非一人剛斷宰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立奮發有爲而作新積弊也無舟渡河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或疑上[illegible]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illegible]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疎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後治泰之道可成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伊川易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者祭祀之始盥洗之時也薦者獻腥獻熟之時也方盥之初人心精純嚴肅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散故爲人上者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盥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顒顒然仰望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卦傳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睽頤中有物曰噬嗑噬而合之所以去間也有治天下之大用焉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伊川易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揆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得其要會則揆繁猶簡令行而禁止矣）豶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窒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聖人所以制強暴者蓋亦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伊川易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爲坤大難初解與民休息之意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

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
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
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
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
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雖已安平而無所事然興廢
不容苟且而遂已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
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
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張東之等不殺
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武三思及其勢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
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
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
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卦象傳事物各有天然
之則聖人非能為物作則但處之各當其則而已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
正至善者也兌卦象已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若夫違道以干百
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
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

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道出於天違矣譬出於人干譬則非應人矣道則非順天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象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盛止必衰者天下之常勢有盛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人苟安於既濟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易大傳曰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民力矣春秋書不時者如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

下同○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天子之辟雍故曰泮宮也毛氏曰先姓姜源之廟子孟仲子曰是禘宮也泮宮者所以教育賢材閟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爲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議焉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爲主法固在其中後世把持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有司衆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考其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晁也平價如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以成而糞其價之類是也權五銖兩斤鈞石也量五龠合升斗斛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使人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典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

只在公私之間耳仲弓欲以一人之知舉天下之賢故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小大如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正君而國定矣就事而言則必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爲本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劫持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虧閨門之間又有慙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割據於外閹豎擅專於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大綱謂綱常唐之治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區畫法制略仿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天下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下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關雎詠文王妃姒氏有幽閑正靜之德麟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朱子曰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一國以一人爲本一人以一心爲本使人君有一念私邪必將害於其政奚待作於外而後可知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孟子見齊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求其所大欲則曰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盍反其本凡皆以格其非心而興其善意至於一政事之得失固未暇論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亦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蒙下同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爲本必節己裕民德意孚洽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鄭聲者鄭國之俗淫邪其作之詩著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

口給一面諛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荅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歟道學政術分爲兩途則學與政皆非矣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先吾所事而姑以是強施之天下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涵育教誨輔翼之者何所不盡秦漢慘刻少恩五霸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也

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適過也間非也用人之非不足過譴行政之失不足非間唯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德將日新何憂爲政之失所任皆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政術

近思錄集解卷之九

建安　葉采　集解

治法　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缺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網上大綱也三綱者夫爲妻綱夫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

下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禮之發和者樂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敬齊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縱欲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通書○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其教自

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勵作而興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足）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鄉里之常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是也（鄉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所行中乎是者謂擇善脩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未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教成使爲學官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

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仿周禮鄉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宮秩濫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制民常産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莩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

法鮮犯廉恥易格 五曰貢士 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止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委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 六曰兵役 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賣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 七曰民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凶歲之備 八曰四民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 九曰山澤 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大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惟脩虞衡之職使長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 十曰分數 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維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以上十條並錄節本文 其言曰無古今無善

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狥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泥古而不度今之宜狥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且卑陋此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爲而拯極弊哉

伊川先生上疏 先生除崇正殿說書首上此疏 曰三代之時人君必

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誘也）傅傅之德義（傅附益也）保保其身體（保安全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德盛則過自消正君養德者本也求治規過者末也）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後世徒存保傅之名而無其職不言師傅德義者今日經筵之官則道之教訓之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於耳目嗜好之私不溺乎心術則德義進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謹之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宮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官皆得與聞之則深宮燕私之時無異於經筵講論之際對宮官宮妾之頃刻若師保之臨乎前也）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唐○本註遺書又云其當進言欲今上於一日六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逐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遜爲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尊賢謂道

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法也三者皆才德過人首延禮之使士人知所向慕次乃立檢察士行之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偷苟得也薄謂薄於人倫今欲量畱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掄秀之道舊制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按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跡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育才之道取之者非掄秀之法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不任人故長吏拘於法而不得自任在下者反得執法以取必於上後世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保其皆善任法則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故不若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惡使有勸有恥 觀此則善俗民善俗平之各得所養 易忠厚之政可知矣

萃王假有廟伊川易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 假音格至也至於有廟則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如一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致來格言鬼神之遊散亦每萃於宗廟也 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 教民孝弟爲政先務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 五家爲伍五伍爲保伍謂相參比也保謂相保任也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孤窮而無依殘廢而不全鰥旅而疾病者皆窮民無告使之各得所養 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

也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三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也經說○論采薇遣戍役北伐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代留戍以防之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復卦象傳

四卷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御者愈衆而所操者常寡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管轄統軍之官法謂區畫分數之法管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一半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卧帳中不起二月頃遂定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譜籍錄也係聯屬也明之者辨著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固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小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兄從兄

弟爲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己同堂兄弟爲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爲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爲五宗也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行之以漸持之以久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絶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知所自出而不散不分祖業則人重其宗而不遷）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聚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影堂○自庶人以下皆本註）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月朔必薦新（薦後方食時）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始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祭禰（季秋成物之時也）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

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

禮義

十其宅兆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十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後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本註云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竈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誘飯僧設道場捨經造像建塔廟曰爲此者滅除大罪惡必生天堂不爲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劉燒舂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子襲其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世臣

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

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而無違悖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在榦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爲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天子爲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土而命之胙諸侯爲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於已建宗廟爲祭主

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所謂識其大者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羣土居民曰城木柵處兵曰寨斥遠也候伺也謂遠伺敵人控制禦也帶圍護也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何謂通儒全才矣附錄○操決謂操持斷決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朱子曰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世宗

命實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詞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好謀而成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譎詐以為謀酷暴以為律斯其為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為能識之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肉刑有五刻額曰墨辟截鼻曰劓辟刖足曰非辟淫刑曰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非宮之刑或曰宮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渙散之久必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緩死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為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為善教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

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
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
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
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
去浮華而務質抑末作而尚本皆敦本之事也逐善俗之事也每以月吉具酒
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
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
○月吉月朔也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
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
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
飲食衣服難爲得一族大人衆則服食器用固有不能齊者同宮合處則怨爭之風或作矣
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
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
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
又烏得而當之雖同宗祖然親疎有分異宮者亦使人子
各得盡情於其親也不然則交相病矣
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一命爲士則父
子亦異宮愈貴

則分制愈密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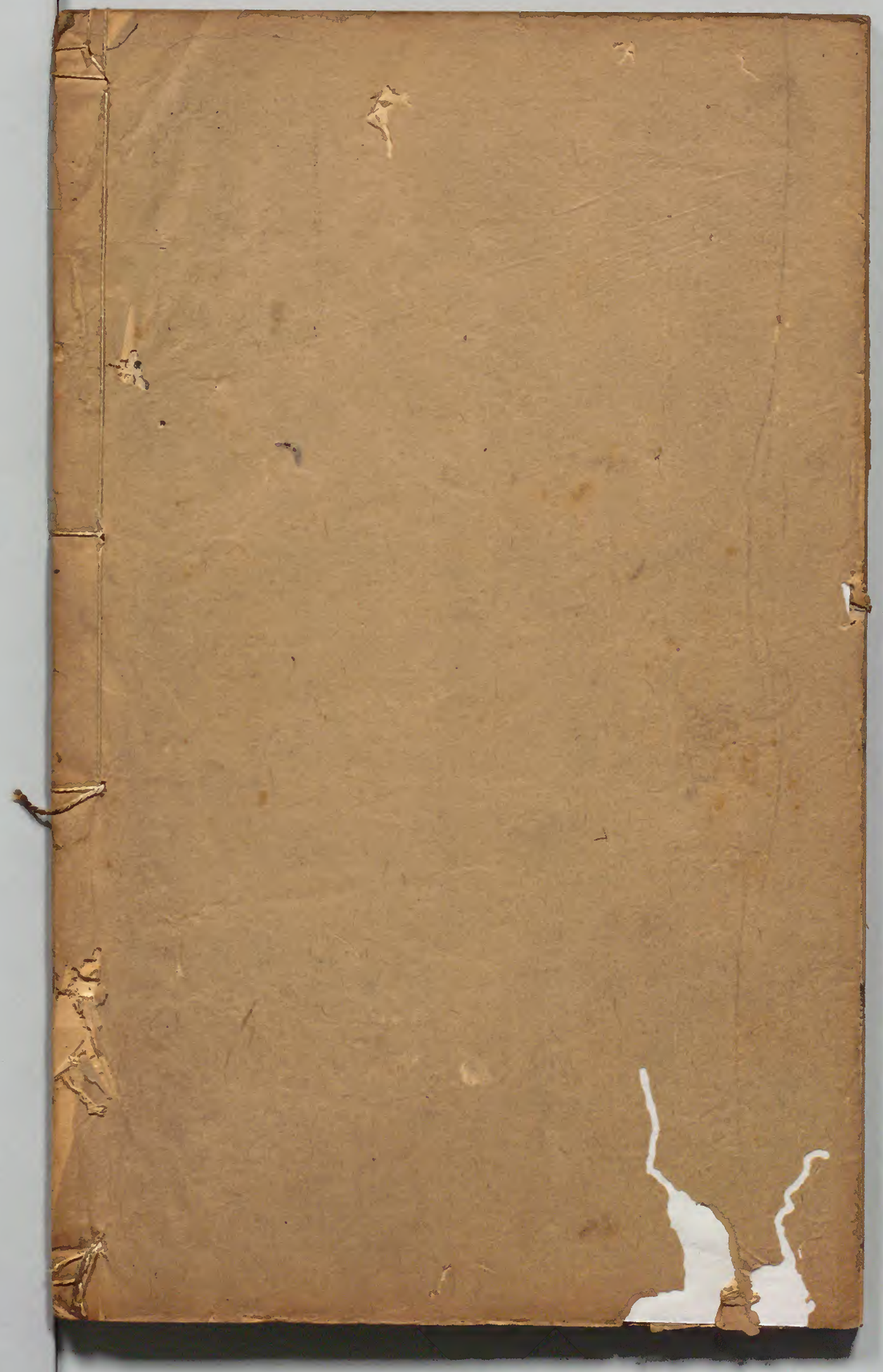
下同○周道如砥言其平也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

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欺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

文政庫

近思錄集解卷之九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